

第一章 分家出牢籠

「分家？」

一名玉冠束髮，身著錦衣華服的中年蓄鬚男子兩眼圓瞪，面帶憤怒。

是的，憤怒，極度的憤怒。不是傷心難過或是不捨，而是像貓兒被踩著尾巴般，弓著身子豎起毛，露出利牙和尖爪想將眼前跪著的少年撲殺。

他是忠勇侯，單家這一任的家主，同時也是他面前雙膝落地，身上微帶血腥味的銀甲少年的大伯父。

單家一共有七房人，老侯爺即便長年駐守邊關，也不耽誤子嗣的延續，除了長房和四房外，其他五房人皆是庶出。

四房老爺與忠勇侯乃同胞兄弟，而下跪之人便是四房長子，年僅十五歲的少年將軍單七鶴。

說起來一母同胞的手足理應比其他庶出兄弟更親近，可是單四自幼便比長兄出色，不论文才武功，甚至是長相，都遠遠將其他兄弟拋在身後，為京中四傑之一，深受父親和當今皇上的信重，這讓單大向來有被打壓的挫敗和嫉妒。

而讓兩兄弟關係真正破裂的，是忠勇侯這個爵位。

對於承爵人選，老侯爺多有猶豫，連皇上都有意下旨立單四為世子，可單四為了兄弟情誼而和老父聊了一夜，終是長子襲爵。

雖然最終爵位還是落在自己頭上，可生性昏庸、私心重的單大依然記恨在心，對單四越發冷淡，還多次陷害，有了極其嚴重的瑜亮情節，認為有他無我，兄弟間的裂縫竟深刻到無法挽回。

而當單四娶妻之後，兩房人之間又添新的矛盾，或許是物以類聚，忠勇侯夫妻似乎性子相同，都是無容人之量的人，打從單四夫人一入門她便心生嫉妒，嫉妒其秀麗溫婉的容貌，以及身為鹽商之女所帶來的驚人嫁妝，尤其她發現丈夫對弟媳有不可言說的企圖，她更把單四夫人當成眼中釘肉中刺。

忠勇侯夫妻眼看著四房人越退越火紅，單四夫婦鶼鶼情深，兩人之間插不進第三人，心裡的不甘和怨恨便更深，時時想著如何算計四房，將其打壓到底。

經過這些年，單四夫婦身亡，四房只餘單七鶴兄妹兩人，照理說只能任憑他們拿捏，讓忠勇侯夫婦萬萬沒想到這個侄兒甫從邊關回來，就敢違抗他們。

「是的，分家。」單七鶴眼神堅定，緊緊抱著懷中一名面色偏黃，身形瘦小的藕色衣裙小姑娘，感受到她的瘦弱，他越發堅決。

「放肆！太無禮了！這種忤逆犯上，不知輕重的話也敢說出口？你爹娘是怎麼教你的，教出你這不忠不孝的狗東西，當著祖父的面也敢提分家，簡直是膽大妄為……」

忠勇侯怒氣沖天不是因為單七鶴提出分家，而是他居然敢目中無人，無視他高高在上的地位，當著眾人面前挑戰他的威嚴，絲毫不把他這個大伯父看在眼裡。望著單七鶴和親弟弟極其相似的容貌，忠勇侯的心中沒有一絲心虛或者歉疚，反而想起昔日被四弟壓了一頭的羞辱和恨意，心中的怒火如野火燎原一般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「我爹娘死了。」單七鶴說時語氣含著恨。

本來他的爹娘可以不用死的，身為老四的爹上有三名兄長，除非他們都戰死了，否則輪不到他爹遠赴邊關，可是就有人這般無恥！

長年征戰的祖父一身病的從戰場上退下來，理應由長子接手，大無畏的披甲上陣，接下單家三代血汗拚搏出的血狼軍，承繼先人們的輝煌。

誰知就這麼巧，遠赴邊關前夕，他這大伯父突然墜馬了，把腿摔斷，不良於行，又如何掌兵？二伯父倒有心搶將軍之位，可是刀裡來、火裡去，浴血全身的血狼軍不服庶出，他們只接受嫡出子嗣，因此他爹代兄去了邊關，說了一年後再由兄長接手。

可惡的是大伯父在他爹離府後十天便能走能跑，還偕友到城外的莊子賽馬，快活似神仙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他是貪生怕死，故意裝病，壓根沒打算履約。

如此也就罷了，最可恨的是，他爹會死不是死於敵強我弱、敵眾我寡，而是糧草不足，餓到宰馬了，哪有法子作戰？那一戰，負責運送糧草到邊關的便是他這個好大伯父，他足足遲了一個半月。

這樣不孝不悌，不慈不賢之人，有何理由來斥責他？

忠勇侯一滯，侄兒濃濃的恨意讓他面色陰沉，「你爹娘死了與我何干，那是他們福淺命薄、時候到了，不是你分家的理由，你祖父尚在，你提出分家將他置於何處！」

老侯爺面無表情的坐在上位，看似老態龍鍾，眼中無神，戰場上留下的暗傷折磨著他，但仔細一看還是能看見他眼中一絲絲的傷感和痛色，不知是為長子或孫兒而起。

單七鶴冷笑，手一鬆開，露出他妹妹瘦得顴骨突出，皮包骨的面容，「不說我爹娘、大伯父、大伯母可敢直視小九，你們睜大眼睛看看她，看看她現在的模樣，我與爹在外浴血奮戰，我娘親和小九理應被安然照料，事實卻是我娘親死了無人報喪，小九被折磨得有如街邊乞丐，你們一點也不心虛嗎？」

單七鶴的句句怒斥都包含對妹妹的心疼，以及氣自己的不夠用心，將她留給一府的豺狼虎豹，差一點，就差那麼一點他就要失去唯一的妹妹。

父親死後，他代替父親接管血狼軍，誰知在邊關待三年，他被御史臺參了一本，指他貪權、不孝，母喪而不歸，枉為人子。

他才知爹走後一年，娘也過世了，他向上司告假，帶著三百親衛馬不停蹄地返京祭拜亡母，同時憂心妹妹這兩年來不知是怎麼過的。

當時他想，妹妹想來會因為爹娘接連過世而傷心，可至少應該衣食無憂，可誰知他看到的是奄奄一息、倒在地上幾無氣息的瘦小人兒，四、五名老婦、丫頭圍著她謾罵、取笑、用腳踢她，更甚者在她臉上潑水。

妹妹瘦骨嶙峋，穿的是陳舊的藕色衣衫，身上毫無首飾，旁邊的丫頭卻是穿金戴玉，面色紅潤，兩頰豐腴，花枝招展。

見狀的他氣瘋了，感覺眼前景物都帶著血色，他拔出親衛腰上的劍，一人一劍刺穿她們的胸口，沒放過一人，而後他幾乎是抖著手抱起妹妹，那小小的身子有如

大火燒過的柴火，一碰就碎。

那時他不禁哭了，哭得像無助的孩子，淚水如雨直落，要不是妹妹用細瘦的小手輕拉他衣袖一下，他才回過神來，看見她微微蠕動乾裂的唇，無聲地說著「大夫」，他才趕忙讓人找大夫醫治。

在生死關頭徘徊了七天七夜，好不容易救回一命的小九只對他說了兩個字：分家。是啊，這如同地獄的地方，哪裡還能讓小九待下去？

這七日，除了照料妹妹，他也打聽出了過去幾年，娘親和妹妹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，哪怕會因此背上忤逆罪名，他都要帶妹妹離開。

「那……那是小九太嬌氣了，這也不吃、那也不吃，整天哭著喊要娘，你娘都死了，我上哪兒給她找娘。」瞟了一眼的忠勇侯還真有些心虛，不敢看那雙黑又亮，深幽地映出他內心卑劣的眼。

「哼！府裡多少孩子，我哪裡照應得來，這一府大大小小的事兒忙都忙不過來，你以為我當家不費神嗎？整天盯著你使性子的妹妹，看她一天吃幾口飯不成。」忠勇侯夫人顧氏理直氣壯，把過錯推給比她二子一女還小的小侄女。

她甚至覺得人沒死真是太可惜了，要是小七再晚回幾天，就可以替他妹妹送葬，人死了一了百了，省得再給她找麻煩。

「呵！呵！這麼喪盡天良的話也只有你們兩個良心泯滅的人才說得出口，才三年，短短的三年，我娘死了，我妹妹也在鬼門關前走一遭，你們當初允諾我只要我接下血狼軍，便會善待我娘和妹妹……而今……」單七鶴突地仰天狂笑，眼神卻是冷冽如刀。「當年大伯父是不是也用這樣的話哄騙我爹，讓他代你去送死？」惱羞成怒的忠勇侯厲聲一喝，「荒謬，你竟敢汗巖本侯爺！是你爹看重手足之情才自願前往邊關，本侯爺並未逼他，舞刀弄槍是你爹的愛好，他樂意的很。」

「呵！左一句本侯爺、右一句本侯爺，在自家人面前你擺什麼譜，喊你一聲大伯父是看在祖父的面子上，你以為你有那麼大的臉讓我跪你，我跪的是祖父。」他滿臉譏諷，用不屑的眼神斜視忠勇侯夫婦，在他眼裡，他們已不是親人，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
他倏然起身，氣勢威嚴，「你不過是無實職在身的侯爺，品階連三品都不到，不受皇上重用，宮宴也未能出席，而我是正三品虎狼將軍，依官階而言你還得向我行禮！」

皇上不重長幼，只看實力和品行，當年的單四才華洋溢，皇上打算培植他作為左臂右膀，執掌一支衛軍，可誰知忠勇侯膽小懦弱，為了不戍守邊關，耍了陰謀詭計，讓單四遠赴邊關，皇上心中那個惱火呀，快要噴薄而出了，怎麼看忠勇侯怎麼不順眼。

這時皇上還沒想到忠勇侯為了點嫉妒能置家國於不顧，才在戰時派他押運糧草，誰知他當真幹出延誤軍機的大事，於是嚴懲忠勇侯。

從此忠勇侯身上沒了實職，在侯爵之中，品階也是最低的，在京城混的都是明眼人，看出皇上對忠勇侯的不喜，漸漸地，忠勇侯府淪為不入流的府邸，逐步式微，幾個正值議婚年齡的小輩都難找到好人家，連四、五品官員都避之唯恐不及。

本來皇上也打算多看顧單四的妻女，可這畢竟是臣子的後宅之事，他過度關注怕是會引來非議，這才讓目光短淺，被嫉妒和怨恨蒙蔽的忠勇侯等人有折磨欺凌單四妻女的機會。

「你……」氣得臉漲紅的忠勇侯食指一指，幾乎要給侄子一腳，踹得他口吐鮮血。打臉，大大的打臉，居然拿他最在意的事來說嘴，他這輩子最大的痛處便是得了爵位卻失去裡子，硬生生讓人笑話了好幾年，即使老四去世了還一再被拿出來比較，他永遠是被嘲笑的那一個。

「夠了，一人少說一句，各自退讓一步，自家人有什麼好吵的，家和才能萬事興。」老態龍鍾的老侯爺終於睜開他混濁的眼，卻沒了過去殺伐決斷的銳利

「爹，不是我想吵，你看看老四養得是什麼兒子，對長輩不敬還當堂咆哮，我要是不管教管教他都要爬到我頭上撒野了。」忠勇侯宛若孩子，幼稚的告狀，心中恨恨地想，最好請出家法，狠狠打上一百軍棍，打到皮開肉綻，沒力氣瞪他。

「哼！人在做、天在看，我爹怎麼死的大家心知肚明，若非祖父拿昔日的功績向皇上求情，你這侯爵之位還坐得了嗎？」單七鶴說出大伯父最不堪的事實，存心撕破臉。

延誤軍機照理是死罪一條，儘管他說得天花亂墜、天雨路滑、橋斷阻路，可死去了五萬將士卻是不爭的事實，一時的私心造成重大軍損，實不可饒恕。

偏偏老侯爺為這僅存的嫡子求情，最終皇上擱了他的官職，降他品階，不許他上朝議政，罰俸十年。

想到那些拿不到手的銀子，忠勇侯怒不可遏，「爹，你聽聽他說了什麼，根本是大逆不道，早就不知孝道為何物，我們單家不能有此不肖子孫，除族。」

「除族？」單七鶴冷冷一笑。「除了族我便不是單家人，那麼戍守邊關是你去呢，還是你那兩個貪生怕死、窩囊廢兒子去，不要怕得尿濕了褲子……」

他正要往下說，把無恥至極的大房人削得灰頭土臉、體無完膚，卻感覺懷中的妹妹忽然捏了他小指，他低頭就見妹妹朝他一眨眼，用眼神提醒他正事要緊，別扯出太多旁枝細節。

看著妹妹靈動的眼眸，單七鶴眼眶紅了。

已經十歲的小九從外貌上看來像六、七歲的孩子，全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了，他一餵她肉粥就吐，大夫說這是長期吃不飽所造成的，得用米油先養胃，半個月後才能吃稀軟食物。

他的妹妹呀，從小被他和爹娘寵到大的寶貝兒，沒吃過一點苦、受過一點罪，要星星不敢給太陽，捧在手掌心呵護，可如今卻險些被餓死，他的心好痛好痛呀。堂堂一個忠勇侯府連個孩子都養不活，要它何用？

不分家咱倆兄妹都沒活路——妹妹這麼說，小九自幼聰慧，比他聰明一百倍，娘說過，要他聽妹妹的。

單七鶴不曉得他心中的聰明妹妹早就不在了，在他回來的前兩天就已經魂歸九天，因為不受重視而沒人發現她死了，經過一夜後屍體早就僵直，天外一抹異世魂魄入住，她胸口才有起伏。

如今的單九淨，在穿越前是一名護理師，她也姓單，叫做單妙兒，有可能是單家後代，幼時與原主有七分相像。

她是幫急診室的閨蜜代班，誰知黑道大火拼一路追殺到急診室，她被流彈誤傷丟失了一命，來到這個世界一天，又遭人欺凌，可真是多災多難。

穿越前，再三個月她就要結婚了，嫁給家中經營藥廠的高富帥中醫師男友，兩人認識六年，交往三年半，是最被羨慕的一對，喜帖都發出去一半了……

「不除族、不除族，我不去邊關……」

他的兒子們也不去，可是……忠勇侯兩眼一沉。「不過仍可以族規處置，本朝以孝為大，本侯爺得打你幾板子才能以儆效尤！」

一聽大伯父要以長輩之勢壓人，早已怒火滔天的單七鶴將手放在劍柄上，他不介意多殺幾個人陪葬，只是，妹妹軟軟的聲音阻住了他的動作。

「哥哥，大伯母腕上的白玉龍鳳鐲子是不是娘的。」這個便宜大哥真沒用，吵架也吵輸人，她教了他三天還不能一擊必殺，這腦袋真是都長肌肉，還是要她出面。

「娘的龍鳳手鐲？」單七鶴驀地睜大眼，死命盯著。

顧氏一聽連忙用手一捂、掩耳盜鈴，「什麼妳娘的，那是在玲瓏閣買的，只是長得相似而已。」

單九淨虛弱地說：「那是我娘的遺物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手鐲內側刻了一個『青』字，我娘的閨名，大伯母敢拿下來一看嗎？」真的假不了，她腦子裡一堆原主的記憶，還得花時間梳理。

顧氏冷瞪著骷髏似的小人兒，不發一語。

「還有，玲瓏閣也是我娘的，若是大伯母買的便有付錢，哥哥，你去查一查，那全是我們的銀子。」吃下去的都得吐出來，她得替死去的原主討回公道，不讓她死不瞑目。

「妳……」她居然想查帳？兩個小東西也想從她嘴邊奪食，華氏那賤人的嫁妝早就是她的囊中物，裡面的掌櫃、伙計全換上她的人，他們想拿回去是不可能的事！顧氏正想厲聲駁斥，單九淨已經又把矛頭指向了忠勇侯。

「哥哥，大伯父腰上繫的螭龍玉佩是爹的，他偷了爹的東西。」真不要臉，還敢堂而皇之的配戴，他真當別人都長眼嗎？

「胡扯，這是我的，妳爹哪有螭龍玉……」

忠勇侯話還沒說完，一陣風似的身影扯下他的腰飾，又脫下顧氏手腕的白玉鐲子，眨眼間，送到小姑娘面前。

「是我爹娘的，大伯父想欺君罔上嗎？這玉佩是皇上賞賜，只要去內務府查就一清二楚了，大伯父你敢嗎？強奪御賜之物，該是個什麼罪名？」

「小九，妳這是想陷侯府入罪嗎？」忠勇侯氣急敗壞，「還有你，單七鶴，你也太不像話了，竟敢動手強搶，你眼中還有沒有侯府的存在！」

單九淨才不理他，一項項的細數，「我爹書房內的擺設物件、字畫、古玩，我娘梳妝臺上的首飾，庫房中的皮料和布料全都不見了。哥哥，我們要不要報官，讓京兆尹來查查，家裡遭賊了可是大事。」

「不許報官，你……你們……非要把事鬧大嗎？」想到自己書房內的小金庫，忠勇侯面上發急。

「祖父，還不讓我們分家嗎？是不是想逼死我們四房，不給我爹我娘留後。」單九淨這話說得極重，令想做和事佬，兩方都保全的老侯爺頹然垂下雙肩。老侯爺做著最後的掙扎，「小七、小九，祖父知道你們委屈，可非要鬧得這麼僵不可嗎，終究是一家人……」

「前提是大伯父有把我們當親人看，孫女不信大伯父和大伯母全然不知孫女所受的凌辱，就連祖父你也睜一眼、閉一眼的由著他們，如此的冷血，孫女心寒，還是不做一家的好。」

老侯爺面子掛不住，咬牙道：「……小九，妳姓單。」不分家，她是侯府嫡小姐，一分家，什麼也不是。

「是，我姓單，但祖父除了知道我排行為九，還曉得我的全名嗎？」老侯爺有十五位兒孫，平時小一、小二、小三的喊人，大概只有大伯父那一房的嫡出他才記得牢吧！連孫女的名字都不知，哪裡像是一家人？她才不相信這樣冷酷的家族能給她什麼助益。

「這……」老侯爺想了一下，腦海中浮現幾個身影和名字，長孫女一嬋、長孫二軒、次孫三逸……然後呢？沒有然後。

「祖父要是捨不得分家，我和哥哥就去敲登聞鼓、告御狀，求皇上捋了大伯父的爵位，貶為庶民，強奪御賜之物此乃大罪，大伯父去坐牢吧！祖父還有五名庶子養老送終，你可以放心。」她也想給別人留一條後路，可別人卻只想把她推向絕路。

「不許告！」老侯爺喘了幾口氣，頹然道：「好，我同意……分家。」逼到喉嚨口了，不分成嗎？

單九淨打開手中的冊子，「這是我娘的嫁妝單子，希望我一樣一樣都能瞧見，若是少了一樣使用同等價值的東西補上，或折抵銀兩。」

顧氏忍不住尖叫，「什麼嫁妝單子，少拿來唬人，我找了好幾個月都找不到……呃！本夫人的意思，那是假的，不作數。」

「大伯母可以不承認，不過我娘的嫁妝單子官府那裡是有留存一份的。」原主的娘華點青臨終前特意叮囑原主，並告知她藏私房的地方，大房偷、搶、拐、騙弄去的不過是十分之一。

這些年，顧氏不時刁難華點青，還仗著當家主母、長嫂之便剋扣四房吃食和月銀，逼著她拿出私房為侯府添些進項。

華點青想保護原主，所以散點財餵一餵兩頭不知足的豺狼，有了銀子在手他們才不會多想，絕大半的私產她還是留給自己兒女。

「什麼？」顧氏臉色大變。

單家的家規是父母在，不分家，但不得分家的時候，因為嫡長子要奉養雙親、

主持祭祠，故而分走二分之一的產業，另一半再分成兩份，一份分給嫡出，一份分給庶子，若嫡多於庶，則變成三分之二歸嫡出，三分之一為庶出。

也就是說單家四房可分得單家四分之一的產業，至於媳婦的嫁妝，自然都歸屬於媳婦自己或者其子女。

可是忠勇侯不滿意，他認為單家的財產都該長房所有，包括華點青的嫁妝，誰都沒資格和他爭產。所以四房侄子一提出要分家，他第一個念頭不是無爹無娘的孩子實在可憐，而是有人來搶他銀子，他憤怒異常，直想一口咬死親侄子，他很後悔沒有及時斬草除根，忘了幼犬會長大。

顧氏亦然，拿到手的東西怎麼可能吐出來，尤其是華點青的嫁妝，那可是一大筆財產，夠她一輩子享用不盡了。

可她沒想到華點青會這般狡詐，事先將嫁妝單子在官府那兒備了一份！

在單九淨的威脅下，儘管忠勇侯夫婦不願拿出來，卻還是得如實交還，要不然上了官府更難看，他們咬牙切齒的想，兩隻狼崽子是不顧一切豁出去了，他們卻還要為了子女著想，還要那層臉皮。

看到一件一件四房私產被搬走，忠勇侯夫妻心都在滴血，他們赤紅著雙眼，充滿仇怨，恨不得要將被分走的財產搶回來。

忠勇侯眼裡閃著凶光，「以為刀口沾過血的小七才是最狠的，需要提防，沒想到最狠的居然是府中這隻，早知道就在她娘入土那天扔進湖裡淹死。」養虎為患，反咬他後腿。

「當初我就說弄死她，省得賠上一筆嫁妝，你東怕西怕的，怕人說閒話，遲遲不肯下手，把那小賤人弄死，再等那小子死在戰場上，四房的財物不都歸我們大房？」想到錯失的錢財她就恨，都攢在手掌心裡還被它溜掉。

「我哪曉得兩個孩子而已，居然有膽子翻天，我這是陰溝裡翻船，被陰了一把！」忠勇侯冷聲道。來日方長，他還是有機會扳回一城，只要那小子返回邊關，被留下的小九兒還不是任他拿捏，始終逃脫不掉。

「好在我事先取走了地契、房契和一些現銀，華氏的嫁妝鋪子誰也拿不走……」顧氏自鳴得意，還向丈夫炫耀一番，兩夫妻捧著一疊紙笑呵呵。

殊不知本朝契書分白契和紅契，白契是民契，在誰手中便是誰的，紅契即官契，在官府裡辦過登記，有名有姓，原主丟失了舊契便可再辦新契，原有的舊契作廢，只認新契。

身為鹽商之女的華點青熟知契書的重要，因此全到官府辦了登記過戶，分別過戶在兩名兒女名下，顧氏沒有行商經驗，壓根沒想到這些，她喜孜孜地拍拍懷裡的契紙，想著滾滾而來的銀子，可單七鶴、單九淨早就重新申請新契，她當寶貝看待的契紙實則是一堆廢紙。

不過更狠的還在後頭。

另一邊，單七鶴帶著妹妹搬出忠勇侯府，暫居在母親留下的一座宅子裡，兩人才

在這兒住了一天，隔天一早就有人上門來拜訪。

「嘖！嘖！嘖！這隻皮包骨的猴子是你的小九？你是不是從不餵食呀！養得這麼瘦。」瘦伶仃的，連二兩肉也沒有，要不是那雙眼睛還會瞪人，說是死人骨架一點也不為過。

你才是猴子，一家都是美猴王的子孫！

單九淨睜大眼，狠狠一瞪，面對眼前的「美色」毫不心動，只想咬他，萬萬沒想到這個訪客說話這麼難聽。

這個錦衣少年看起來和單七鶴一般年歲，約莫十五、六，玉面紅唇、星目朗眉，笑起來有如春天百花開，只可惜有點輕佻，吊兒郎當，把他一身的仙氣沖散了，如同不學無術的浪蕩子。

「哼！我家小九就是餓的，忠勇侯府那群雜碎根本不配為人，小九，別怕，以後跟著哥哥，哥哥一定把妳餵回以前的模樣。」

看到妹妹面黃肌瘦，骨頭上包著一層皮，心頭發酸的單七鶴十分自責。

如果他再早一點回來，不把血狼軍的責任擔在肩上，也許他娘就不會死了，妹妹也有他照顧，不用飽一餐、餓一餐的看人臉色，還被惡奴欺負。

但若是血狼軍落入別人手中，那他兄妹只怕死得更快，大房一向與四房不和，若是他和妹妹再無依恃，叔叔伯伯們大概會生吃了他們吧！

「你要帶他去邊關？」錦衣少年眉頭一皺。

「有何不可。」如今他只相信自己，不願妹妹離開眼皮子底下，骨肉嫡親都有意加害，他還能信誰。

「這麼小的孩子不能進軍營吧！你會害死他。」仗一開打，跑都比別人跑得慢，一刀逼近，腦袋瓜子就沒了。

「小九十歲了，我可以安排她在營地裡打雜，當個火頭兵。」沒多想的單七鶴只想把妹妹帶在身邊，忘了她是小姑娘。

單九淨的衣裙都被居心不良的僕婦丫頭，或偷或搶的拿走了，只剩下兩件發舊泛白的衣物，衣袖、裙襬也過短，看了心疼的單七鶴便將自個兒幼時穿過，還有七成新的衣服給了妹妹，還梳了個男童頭。

乍看之下，小小的乾瘦人兒像個男孩，貪圖便利的單九淨也沒想過要換回女裝，之後還這麼一路到了邊城，讓人誤會她是單七鶴的胞弟。

單七鶴腦子太直，也忘了向人介紹小九是妹妹，大家小九、小九的喊著，當弟弟看待。

「什麼，他十歲了？」分明看起來才六、七歲大，瘦小的個頭剛過他的腰，矮不隆咚的，他一手按住便寸步難行。

「還不是那府裡的人害的，不給吃、不給穿，任憑自生自滅，我家小九能撐到現在可說是老天保佑了。」他越說面色越陰沉，兩手握成拳，若在邊關，忠勇侯兩口子不是人頭落地，便是少隻胳膊缺條腿。

別看單七鶴才十五歲，為了服眾，他是殺過人的，十二歲入營，他由一開始的恐懼，見血便吐，到如今已經麻木了，坐在死人頭上，也能大啖乾糧。

「你就這麼算了？」錦衣少年由鼻孔嗤哼，他最看不慣恃強凌弱，要欺人也是他先上，怎能讓人先行一步。

「不然呢！我還在天子腳下殺人嗎？」祖父還在，他不能動手。

錦衣少年擠眉弄眼地說：「咱們想個辦法討回公道，我幫你。」有好玩的事不讓他湊一腳，他鐵定翻臉，不做兄弟。

單七鶴不解，「咱們？」跟他有什麼關係。

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」他拍拍胸脯，一臉正氣。

「別吧！你要有個好歹，我賠不起你府上那些大人……」他可不自找苦吃，專做得罪人的事。

「我有法子，一點都不危險。」整得人哭爹喊娘，生不如死。

突然冒出的細軟聲音讓兩個少年低頭一看，就看到一雙閃著亮光的杏眼。

單九淨不直接說方法，反而看著錦衣少年問：「哥哥貴姓？」看他的穿著定是出身不凡，聽其語氣，必是家中受寵之人，且家族在京城小有勢力。

錦衣少年剛要開口就被一陣搶白。

單七鶴迅速回答，「他叫皇甫天絕，衛國公世子。」要不是兩人小時侯不打不相識，他還真不想結交。

「衛國公府，衛……咦！他是皇貴妃的娘家人？」在原主的記憶中，皇貴妃乃四皇子之母。

「單小七，你舌長七寸是吧！小九問的是我又不是你，你回答個什麼勁。」皇甫天絕不滿地往好友肩頭捶了一拳，看似虛軟無力卻融入巧勁，打人無傷可痛得齜牙咧嘴。

「輕點，骨頭要被你敲碎了。」單七鶴一說完又趕緊叮囑妹妹。「離他遠一點，這廝不是好人。」

「啐！你不是好人，本世子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，沒有比我更好的人了。」他一把推開「造謠生事」的人，看小九是越看越順眼。「說，什麼好法子，哥哥我幫到底。」

「我要向你借人。」單九淨目光澄淨。

「借多少？」

「五百人。」

「行。」他不問原由，任性得叫人髮指。

「然後你的人手和哥哥的親衛們同時行動，不能走漏風聲，丟人、拿錢、搶貨，在兩刻鐘內完成，然後走人。」

「丟人，拿錢？」皇甫天絕一臉興致勃勃，發亮的雙眼快將人眼閃瞎，十足的唯恐天下不亂。

「搶貨？」單七鶴低喃，心想要改行當土匪了。

單九淨解釋幾句，兩名少年被她的狠勁驚著，可也樂到嘴都闔不攏，佩服她腦子長得好，這麼叫人吃悶虧的事也想得出，換做他們絕對不行，太厲害了。

三日後，華燈初上。

一群青衣人行動快速的衝入華點青生前明面上的嫁妝鋪子，二話不說的捉起鋪子內的掌櫃、伙計往外丟，再將帳簿、銀子一把捉，暗櫃裡的當然不放過，而後再把店裡的貨物全搬個精光，連個線頭也不留下。

青衣人們訓練有素，做這些事的時間，前後花不到兩刻。

米鋪的米、綢緞莊的布料、玲瓏閣價值數萬兩的金銀首飾，以及酒樓的乾貨、食材，茶行、繡坊、當舖、胭脂鋪、古玩店、書肆、釀酒坊……全都搬空，只剩下一個空殼子。

隔日，在鋪子門口張貼「出租」的紅紙，一次租六年，六年租金一次拿，願者到衛國公府門前交錢訂契，保證童叟無欺。

氣急敗壞的忠勇侯夫婦以為歹人入鋪行搶，連夜到京兆府衙門報案，提出萬惡的匪徒，追回失銀和失物。

可京兆尹氣定神閒地請兩位喝安神茶，有些看笑話的指出此案並非竊案，而是鋪子的主子要收回鋪子不做生意，改為出租鋪面，主家有事遠行不在京中。

「妳說妳有契紙，這些鋪子是妳的？請問過戶了嗎？妳手上的契紙全是蓋了官印，屬於官契，除非本人親自來換契，否則並無用處。前不久這些契紙的主人才來說丟失了舊契，本官已全部換上新契。」渾下咨的衛國公世子開口速辦，他能不照辦嗎，這人可是連皇子都敢開扁的。

「什麼？」聞言的顧氏眼一黑，暈了過去。

第二章 一路黑吃黑去邊關

「快快快，快把東西搬上車。」

城外的莊子裡，眾人忙得熱火朝天。

一捆捆的稻子放在腳踏的打穀機中，一粒粒黃澄澄的稻粒落入底下的桶子，與枯黃的母株分離，經過三天的曝曬，稻穀乾了九成，只要不遇水就不會發芽，吃上一整年綽綽有餘。

曬穀其間莊子上養的雞、鴨、魚、豬全做成乾貨，醃雞、燻鴨、臘肉、魚乾足足兩車，連大白菜也不放過的醃製成辣白菜，裝滿一百罈子，等到了邊關就熟成可食。

而滿山的果子也變成一袋袋乾果、一罈罈果脯，有的還被釀成酒，只留下少許的口糧和銀子給莊子上的人，讓他們買種子用於明年的耕種。

一共兩座莊子，佔地千畝，是華點青生前為兒女準備的，可是莊子上的收成全被顧氏派人拉進侯府，供全府食用，兩兄妹沒得到一文錢好處。

既然要走了，單九淨一不做、二不休，把鋪子搶回之後，又把衛國公府借用的五百人和單七鶴的三百親衛全帶到莊子，連日搶收，一粒米也不留給忠勇侯府，她要全部帶走。

「雁過拔毛呀！」真是收得太乾淨了，連乾草也要運走，這……邊關沒那麼苦寒，還是找得到草料餵馬。

看到螞蟻搬家似的府兵、親衛，眯起眼的皇甫天絕有幾分不是滋味，邊城的日子

是苦了一些，但也不致於苦得沒飯吃，皇上每年派人運送足夠的糧食到西北，人人吃得飽。

沒去過西北的皇甫天絕把事情想得太好了，他所謂足夠的糧食是他看得見的，剛從城門運出去的。

糧食一路北上經過無數的城池，碩鼠一隻隻探出頭，一隻叨走一袋米，等到了邊關，所剩無多的新米變成陳米，發黃的米粒中還摻著沙子，不打仗時邊城將士一天只吃一頓，還只夠八分飽，餓著餓著也就習慣了。

之前的單七鶴也跟皇甫天絕有一樣的想法，為了保住血狼軍，為了讓自己和娘親妹妹有個依靠，他一個十二歲的小兒郎義不容辭的挺出胸膛，說了聲「我去」。可是一去就後悔了，幾次想逃回來，但是一想到娘親和妹妹，他又咬牙硬撐，跟著血狼軍出操，雙手凍到流血也不敢哭，一日日在戰場上拚命，才年紀輕輕就立了軍功。

「我這是儲糧過冬，皇甫哥哥沒挨過餓吧！餓肚子很難過，這裡空空的，還會一陣一陣地痛。」她指著胃的位置，說著原主的感受。

他乾笑，「可也不必那般盡力吧！連樹上還青著的果子也摘下來，不留一些給鳥兒啄食。」

聽他說著天真的話，目光一閃的單九淨發出銀鈴般笑聲，「皇甫哥哥要不要跟我們去西北玩上幾個月，一片的冰雪連天可好玩了，人可以在冰上滑行，還有比雪還白的雪兔，只有在冬天才有的雪兔，雪兔毛做出的衣服又好看又保暖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、你怎麼知道。」皇甫天絕故意連續堵他的話，小毛頭也想唬人，他哪會上當。

「我爹說的呀！他說冬天的雪花像冰，入口即化，而且天氣一冷，樹上會凍出一片片的冰花，太陽一照發出五彩光芒，十分好看。」單九淨仰著頭也只看到皇甫天絕的下巴，不禁撇嘴，個高的人就是佔便宜，像她這種小身板真是太吃虧了，不知道要補多久才能補回先前的虧虛。

「聽起來挺有趣的。」他有一絲絲心動。

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不出去走走看看，你怎麼知道天下有多大，沒殺過一個敵虜，又怎麼感受英雄仗劍的豪邁，沒經歷過北風的凌厲不算來過人世一回。」想到寒冷的北方，她忍不住打了個哆嗦。

還沒到邊城她已經感覺到寒意陣陣了，等到了目的地肯定要弄個地龍、火牆什麼的，不然她一定受不了。

單九淨的前一世出生在南方小鎮，雖說不上四季常春，但也沒冷到冰雪覆地，溫度在可以忍受的程度，不至於像邊關潑水成冰，厚厚的一層積雪有半人高，那種冷是會凍死人的，穿再厚的衣物也難敵酷寒，每年的雪害死傷無數。

又聽到一句慫恿的話，皇甫天絕挑眉問：「小九兒，你在打什麼主意？」小小的人兒一肚子鬼主意，一看就是有陰謀。

她眨著無辜的眼，「哥哥長得好看，想多看幾眼，要是你跟我們一起到西北，一路上就有人做伴，我哥哥得管著車隊，他陪我的時間變得好少好少，我會怕。」

單九淨裝出落寞的樣子，雙手抱膝坐在大樹底下，乍看是眼神空洞的眺望遠處，實際上卻是看著正在裝糧食上車的忙碌身影，暗暗想著這批糧食運到北邊能賣多少銀子。

她可不是聖人，要平白把糧食捐出去，不過她會低價賣給軍營，沒錢先欠著也無妨，等到開春，她能做的事可就多了，也不知道邊關有無實施屯田制，如果一部分士兵可以作為勞動力，對她和軍隊是件雙贏的事。

看到她蜷曲著小身子，一向不把旁人放在眼裡的皇甫天絕心口一軟，跟著蹲在她身旁，「我考慮考慮。」

「一炷香。」

他失笑，「事關重大……」

「半刻鐘。」想得越多越容易察覺問題，要讓他當機立斷。

聞言，皇甫天絕差點笑出聲，「小九，你在逗我玩呀！怎麼時間越來越短，此去邊關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得從長計議，我還得和家裡人說一聲，免得他們以為我被老虎叼走了。」

「皇甫哥哥這話才是糊弄人吧！你再從長計議我們都走遠了，莊子上的糧食一收拾好就要上路，不然我大伯父、大伯母就要來收糧了，把我娘留給我們的莊子當成他們自個兒的。」單九淨說得義憤填膺。

忠勇侯夫婦太不要臉，每年派人來莊子，把莊稼拿了就走，真當自己是主子，吆五喝六的，還不給莊頭銀兩，要一莊子的佃農自行湊買種子的銀子。

要想馬兒跑，又想馬兒不吃草，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漢也要吃飯，沒人肯白幹活。

單七鶴已知會兩個莊子的莊頭，不用理會忠勇侯府那邊的索要，他們兄妹才是莊子的主子，以後他們會派人固定在秋季取走三分之二作物，其餘歸莊子裡耕種的人所有，種得越多佃農分得越多，取決於勤勞與用心。

至於多餘的畸零空地大夥兒能自行運用，作物成熟後想自用或賣錢都好，他們只要求明年的糧食和今年一樣多，除非遇到天災人禍、收成欠佳。

若是年景好，有多出的糧食，莊子上的人可以自行處置，看是要各家分了，還是賣錢再做分配都可以。

兩座莊子的莊頭、佃戶一聽都歡欣鼓舞，看到希望似地拍胸脯保證會努力種好田，不讓主家失望。

「我怎麼有種趕鴨子上架的感覺？」

「皇甫哥哥是鴨子嗎？」她刻意順著他話語一說。

皇甫天絕聲音一滯，嘀咕道：「兜著圈子挖坑……」人小鬼大。

「你們在說什麼，皇甫，我家小九還小，你可不能仗著虛長幾歲便欺負她。」護短的單七鶴遠遠看到這一大一小在說話，一開口就先聲奪人，唯恐自己的妹妹口頭上吃了虧，被這個天老大，他老二的渾人給欺負了。

「你家小九小歸小卻一肚子的陰謀狡計，他還拐著我上西北，給你撐腰。」

皇甫天絕並不傻，略想想就知道單九淨這樣鼓吹他去西北的目的，他的後面是衛

國公府，衛國公府又連著皇上最寵愛的皇貴妃，除非不長眼，哪個敢和他撞上。雖然忠勇侯府式微，能夠提供的幫助有限，可以前未分家，畢竟還是有個侯府的招牌在，能夠鎮一鎮小人，現在單七鶴已從忠勇侯府分出來，就等於是單打獨鬥了，到了邊關，恐怕什麼牛鬼蛇神都要跳出來。

「她十歲，也不小了。」過個三、四年就要議親，也不知今日帶走她是對、是錯，但他沒法狠心放下她。

「啊！你不提我都忘了，老記得他才六、七歲，這個子……唉！還是多餵食吧！瞧他還是乾巴巴的樣子，真醜。」

皇甫天絕已是成年人的身高，他一站起來有一百七十、一百八十公分，白如玉瑛的手一比，小人兒只及他腰高。

太、矮、了——他眼中流露出這意味，把兩兄妹氣得想聯手將他撕了，矮什麼矮，是尚未長大。

單九淨氣呼呼地道：「你才乾巴巴，我多養幾個月肯定比你好看。」她是缺乏營養，多用些補品就養回來了。

單七鶴拋開良心附和妹妹，「不醜，我家小九是九天玄女下凡來，生就仙肌玉骨、美若天仙。」做哥哥的自然要在旁人面前護著妹妹，哪怕他覺得她瘦得像隻小野猴也是世上最美的一個。

皇甫天絕重重往他肩上一拍，「九天玄女是女的，你家小九這模樣，你有臉說得出口。」醜就醜吧！沒幾人嫌棄，可別睜眼說瞎話。

「小九本來就是——」

單九淨拉了哥哥一下，他未竟之語又噎回去。

「我哥的意思是說我沒餓瘦之前跟小神仙一樣好看，雪白小臉、蓮藕般胳膊，小短腿可有勁了，跑得他都追不上。」此時的她還不行，身體像滿是洞的漏斗，補得再多也吸收不了，必須徐徐圖之，一點一滴地把洞補起來。

單七鶴忍不住心疼，「小九……」他妹妹沒有一絲不好，全是那些該千刀萬剮的人心狠手辣，害得妹妹比同齡人瘦小。

她笑咪咪地握住哥哥的手，搖了搖，「哥哥，小九會長好的，你不用擔心，咱們有這麼多糧食，小九一定能養成小豬一頭。」

她真的得想想哪些藥材能補虛壯氣、強身健體，替自己配幾服方子，要不然在西北那種氣候下很難存活。

穿越前，她起初待在急診室，可是她太高估自己的意志了，她不是不能適應分秒必爭的搶救行列，卻是無法面對一次次的死亡。

當那個年僅十二歲的小妹妹因酒駕被送進急診室，急救六個小時無效後宣告死亡，她真的崩潰了，不想再有人死在面前。

明明前一刻小女生還笑著對她說：「姊姊，我不痛，是不是快好了？」

但是一轉眼她就大出血陷入重度昏迷，心跳停止，一朵剛成形的小花苞凋落，她好內疚，責怪自己為什麼救不了人。

她逃避了，轉往各門診做跟診護理師，每一科她都待過，最後選定了中醫門診。

沒辦法，她是外貌協會的，那個年輕的中醫師長得太帥了，她一時迷了眼就跟他走，而且為了吸引帥中醫的注意，她讀遍了從《黃帝內經》開始，到《本草綱目》等等中醫相關著作，不敢說背得滾瓜爛熟，最起碼被病人提問時她能搭上幾句，並能準確地回答出藥性和用法，有什麼功效，能治癒或舒緩哪些病症。

以前這些知識只在職場還有跟帥中醫相處時有用，現在倒是真的要用到自己身上了。

「小豬小九……嗯！很襯你。」他真期待瘦皮猴養成豬，等長上百來斤就能宰來吃了。

「我是小豬，我喊你皇甫哥哥，那你是中豬還是大豬。」

「……我不是豬。」頑皮。

皇甫天絕伸手想彈小九耳朵，可是他手剛一抬起，單七鶴連忙將妹妹拉到身後。單七鶴懷疑地問：「你要跟我們一起去西北？」

手落了空，他有些莫名其妙的不甘，收斂了情緒，他含笑回答，「有這念頭。」

「皇甫，看在你我相交多年的分上，我在此規勸你一句，不要有到西北的念頭，那裡你待不住。」他只差沒說皇甫天絕天生嬌貴，像雪蓮花一樣嬌嫩，從小到大錦衣玉食養出來的天絕絕對適應不了風吹日曬，吃不飽穿不暖的西北。

他眉一挑，有點流裡流氣的似笑非笑，「你去得，我去不得？」看不起誰啊？

「你沒吃過苦……」單七鶴說得委婉，西北白天熱，晚上寒冷，劇烈變化的天候沒幾人受得了，要有強悍的體力和意志才待得住。

「你又吃過多少苦？在你父親未出事前，你還不是打馬遊街，把街上小姑娘嚇得花容失色。這樣的你，卻也去了西北。」他們都是京城裡的嬌貴少爺，他比較幸運的是衛國公府人丁單薄，除了嫁進宮中的姊姊，家中只有祖父母、親爹、親娘、父親的一名姨娘、三個弟弟，並無心思不正的叔伯孀娘，以及各自為政、自私自利的族兄弟姊妹。

單七鶴搖頭，堅毅地說：「那是我的責任所在，不得不為。」

血狼軍是單家幾代人用血汗訓練出來的，身為單家的嫡系子孫，他不能讓祖先的心血白費，哪怕人數越來越少，也依然要維護血狼軍的驍勇，維護每一個士兵，守住國家。

血狼軍在曾祖父那一代因年年征戰而有折損，只剩十萬名；後來祖父接手，人數又少了兩萬，一年一年的遇缺不補，自是只少不多。

父親遭到四面圍攻那年，其中喪命的就有一萬血狼軍，他們戰到最後一人也不肯投降，光榮殉國，但其實剩下的兩萬血狼軍是對單家有怨的，尤其是對忠勇侯，要不是他延誤軍機，一萬弟兄也不會白白送死，單家人自己的內鬥延燒到無辜的將士身上，叫人如何不恨？

他們願意接納自己，是因為爹親用他悍不畏死、勇往向前的身影贏得將士們的尊重，所以相信他的兒子也是一名好兒郎。

只要他不做出危害血狼軍之事，他們可以忍受一個少年領軍，而他也用這三年時光和將軍之職證明了自己，只是其他單家人……哪邊涼快哪邊待，來一個殺一

個，來兩個殺一雙，不足以信任。

「哈哈……你越不讓我去我越要去，我就不信西北是什麼龍潭虎穴，就算豺狼環伺我也要去見識見識。」皇甫天絕天性反骨，別人越是勸說，他越想要唱反調。

「不行，要是你有個閃失我沒法向國公爺交代。」單七鶴臉色不快，邊關從來不是玩樂的地方，他湊什麼熱鬧。

皇甫天絕轉向單九淨，笑著問：「小九，你說呢！」他這年紀也該出去闖蕩了，坐井觀天始終成不了氣候。

球丟到她這邊，單九淨看了看朝她挑眉的皇甫天絕，又瞧瞧滿臉不贊同的兄長，她笑嘻嘻的露出白牙，「你一個人？」

「嫌少？」他笑道。

「是少了些。」人多、膽壯。

「要加多少？」

「你身後的五百人如何？」

聞言，他哈哈大笑，「小滑頭，原來你在這裡等著我，就是看上國公府的五百府兵，才說了那麼一番話。」

「對，沿路北上有不少土匪窩，我們的車隊載滿了糧食，無疑是肥羊，哥哥的三百親衛又要顧車，又要搏殺怕應付不了，如果再加上皇甫哥哥你的人，我就能高枕無憂了。」

好不容易重活一回，她可不想活不到三個月又早夭。

她當然放不下另一個世界的一切，可是，她總不能為了穿回去而跑去死吧？萬一死了也沒回去，不就白死了嗎？

與其白白浪費生命，還不如就這樣以小姑娘的身分活下去，雖然沒電、沒手機、沒網路，沒有各種各樣的食物，還缺醫少藥，不過好死不如賴活著，人有一口氣在就有無限的可能。

「嘖！聽聽，小小年紀也敢算計人，單小七，你家小九是怎麼養的，一副機伶樣，你這愣頭小子拍馬也追不上。」皇甫天絕沒有掉坑的惱怒，只有滿滿的興味，平常只有他耍人，沒有別人耍他，沒想到竟折在小九手上。

單七鶴與有榮焉地說：「我家小九是個小諸葛，我娘說可惜她是女——哎呀！小九，妳掐我。」他的女紅妝才說一半，腰上一疼，眉頭皺得像兩條死不瞑目的毛毛蟲，打結又抽搐。

「哥哥，糧食裝得差不多了，我們該早點啟程，否則大伯父他們又要來找麻煩了。」早早避開免得又被冠上「不孝」名頭。

北方的冬天來得早，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就會因氣候變化而下雪、狂風大作，因此他們還得趕路，趕在雪落前抵達邊城——這便是現成的不跟忠勇侯他們碰面的理由。

國事大於家事，忠勇侯想借題發揮也得先掂量掂量，忠孝節義，忠字排在最前頭，要盡孝？你老先排著。

「陰魂不散。」單七鶴臉龐多了不屑。

「是附骨之蛆，專啃人血肉，大伯父佔了個『孝』，我們惹不起還躲不掉嗎？」這一去少說五、六年，夠單家大房遺忘他們兄妹倆，等他們回到京城時，局勢已然不同。

「唉！小九，哥哥很傷心，有我皇甫天絕在，單昭輝哪敢靠近，我保你萬世平安。」皇甫天絕取笑地想揉亂她枯草般的頭髮，可是他還沒動作呢，寵妹無度的單七鶴就先一步將人拉開。

男女七歲不同席，授受不親，即便妹妹看起來不到七歲，瘦得沒個人樣，可在當哥哥的單七鶴眼中，她是人間至寶，他唯一的親人，他要護好她，絕不允許有人輕慢。

「單小七，你什麼意思，我身上帶毒不成，碰不得你家小九？」俊俏似女子的世子爺黑眸一眯，不太痛快。

「我家小九白紙一張，你這滴墨就高抬貴手，讓她維持她的潔白無垢。」他得預做防備，不讓惡狼接近妹妹。

「他白紙？分明是帶針的毒蜂，個頭雖小卻陰險無比，看看他做的那些事是小事嗎？你大伯父他們肯定急得跳腳、破口大罵，他……損陰德呀！」皇甫天絕明明說著損人的話，眼神卻是興致盎然。

太合他胃口了，做人不要太委屈，憋著一口氣忍氣吞聲，小九的狠簡直太有意思了，他就像是不咬下一口肉不鬆口的小狼。

正如皇甫天絕所猜測，一夜之間失去鋪子的忠勇侯夫婦的確氣得火冒三丈，在府邸內指天畫地的謾罵，顧氏還氣到去四房原有的院子砸屋，連花草樹木也難逃毒手。

後來兩人想到還有兩座莊子，氣才平了些，兩處合起來近兩千畝土地，夠一家人吃喝了，還能賣糧攢點餘錢。

可是等他們派人去收糧時才發現地裡哪裡還有糧食，早就光禿禿一片，不僅沒有一粒米還翻了土，灑上菜種，莊頭們準備種上一茬油菜好榨油，飼養的雞、鴨、魚、豬，包括果樹都像剛被打劫過一般，空無一物。

更可恨的是，特意去莊子一看卻被拒於門外，守衛說，主家表明閒雜人等不得入內，主子們也早已離京。

此刻遠在百里外的單七鶴、單九淨兄妹根本聽不見他倆吼破喉嚨的怒罵聲，在刻意的保護下，單九淨除了吃便是睡，被養得像隻小豬似，什麼事也不用理會，一黑面、一白面兩尊殺神相護左右。

不過，還是有意外。

「此路是我開、此樹是我栽，想從此路過，留下買命財，快，把金銀財寶送上來！」哎呀！遇到攔路打劫的。

誰這麼不長眼，沒瞧見這浩浩蕩蕩的八百名兵士嗎？

除了單七鶴眉頭微皺外，其他兩位主兒可是喜笑顏開，雙瞳發出近乎狼光的油綠

色，彷彿遇上大肥羊，不宰可惜，他倆根本是臭味相投，一樣的性子，越是危險越興奮。

「皇甫哥哥，你搶過土匪沒？」單九淨把車窗簾子先開一條小縫，笑嘻嘻地問，旅途實在太枯燥無味了，有人送上樂子，自當捧場。

「頭一回。」皇甫天絕騎著馬跟在馬車旁，那美麗的笑容簡直讓人心底發寒。沒錯，是發寒，他的笑帶了股嗜殺的邪氣，既魅惑又讓人心頭打顫，好似看見修羅王，一伸手便能捏爆一顆腦袋，但身上不沾一滴血。

「土匪的銀子多不多？」她不嫌錢多。

見她一臉財迷樣，皇甫天絕笑開懷，「搶了就知道，給你買糖吃。」

「好。」單九淨笑眯了眼，點點頭，搶來的錢通通都拿去买糖，這糖得吃多久呀？一輩子、兩輩子、三輩子？

這一聲「好」才剛落下，一顆拇指大小的珠子飛向賊首，賊首還沒招呼手下攻過去，眉心就多了殷紅的血窟窿，人往後仰，由馬上跌落，兩眼圓睜，似乎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群聚的匪徒數百，個個滿臉橫肉、膀大腰粗，手上的刀劍、斧頭、流星錘是沾過血的，一見大當家驟然失去性命，先是一驚，而後喊打喊殺要為大當家報仇。不過殺聲剛起，一道冷冷的聲音由嫣紅唇瓣中發出。

「不留活口。」

「是。」

應聲的是國公府五百府兵，他們的實力不亞於沙場拚搏過的老兵，受過嚴厲的訓練，刀起刀落切瓜似毫不費勁。

「皇甫哥哥，不能全部殺光。」單九淨急了，小腦袋瓜子探出窗外，可是一看到滿地的血、斷肢殘臂，她臉色一白，嘔了一聲。

皇甫天絕好笑地將她的頭推入車內，心想：果然還是無毛小子呀！瞧那窩囊樣。

「坐好吧，我會留下一人帶路，不會壞了你的發財夢。」

「……嗯！」她捂著嘴，防吐。

一旁的單七鶴就像根木頭，根本不曉得這兩個黑心人正在打歪主意，他和親衛們守在車隊旁，防範土匪有後手，偷襲。

一會兒，土匪被斬殺得差不多，就留下三個身上有傷的匪徒，玩興一上的皇甫天絕將三人雙手綁住，用身下大馬拖著走，要幾人指路，他長這麼大還沒逛過土匪窩。

單七鶴連忙阻攔，「皇甫，你要幹什麼？」他們還要趕路，不是陪公子遊山玩水，不能讓他一人任性拖累行程。

「打劫。」他眉眼飛揚，意氣風發。

「打劫？」單七鶴不解，卻見他妹妹開心不已。

「皇甫哥哥，什麼金的、銀的別落下，我很俗氣。」金磚、銀條是她閨蜜，多多益善。

「得了，都給你，哥哥我比不上這點小錢。」皇上每年的賞賜多到花不完，他看

不上這點蠅頭小利。

當今皇上還身為皇子的時候，在眾皇子當中毫不出色，好似一堆高貴的鳳凰裡一隻乏人間津的小雜毛雞，誰見了都想踩他一腳，沒人想像得到有一天他會登基為帝。

皇上母妃和皇甫夫人是表姊妹，因皇上自幼體弱又常受欺凌，當時還是婕好的徐氏便求了先帝施恩，將兒子送出宮，由皇甫家代為教養。

皇甫家是武將之家，皇甫老爺是先帝至交，因此考慮了一下便點頭。

誰也沒想到，他這一出宮，一待就是十二年，當今皇上等於是皇甫家養大的，皇甫夫婦是他另一對爹娘。

那時的皇甫夫婦膝下只有一女皇甫清雅，並無皇甫天絕兄弟幾人，姊弟相差十五歲。

可想而知一個漸成氣候的小皇子，和一名才貌名動京城的窈窕佳人，兩人之間豈無纏綿悱惻的小插曲，自然而然的，青梅竹馬走在一起，愛意日深。

小皇子想娶小青梅為正妃，可那時候宰相東方承權勢滔天，膝下有一女名為東方晴，年方十六，欲許佳婿，挑中的便是他，先帝便為其賜婚。

小皇子被迫娶了東方晴為妻，但一朝登基便迎皇甫清雅入宮，賜妃位，又封皇甫老爺為衛國公，誕下皇兒後又晉位皇貴妃，與皇后平起平坐。

由此可見當今皇上和衛國公府多親厚了，衛國公是他少數信任的自己人，皇上愛屋及烏，對幾個小舅子也十分厚待。

皇上後宮形同虛設，就算規矩是初一、十五須在皇后處過夜，皇上也未曾碰她，甚至說得更直接的是，除了新婚期間那幾夜有了三皇子，之後夫妻兩人形同陌路，被強迫的婚事始終是皇上心中一根刺，一見皇后便心生不喜，沒法視為枕邊人。

總之，皇上可謂專寵皇貴妃一人。

一人得道、雞犬升天，由於姊姊受寵，有恃無恐的皇甫天絕更加行事囂張了，他眼中無善惡，只在意事情有趣與否，祖父母溺愛、父母寵上了天，得天獨厚的他肆無忌憚的胡鬧。

雖然後頭還有幾個弟弟陸續出生，嫡出、庶出都有，可他畢竟是皇甫家盼了多年才有的長孫，那份疼愛根深蒂固，相隔十五年才得一子，誰也不曉得還有沒有，因此所有人的關愛全集中在皇甫天絕身上。

「你……你們這是在做什麼？」看著一口一口被搬下山的箱子，單七鶴為之傻眼。

「搬戰利品呀！」打劫果然是筆好買賣。

「戰……戰利品？」單七鶴愕然。

「我的。」單九淨得意洋洋的仰起小鼻子。

「妳的？」從何說起。

「嗯！嗯！妹妹吃肉你喝湯。」她很大方的分享。

「小九……」當哥哥的哭笑不得。

「哥哥！馬無野草不肥、人無橫財不富，咱們這是為民除害、造福鄉里，不算黑吃黑，你不要心生芥蒂，想想這些盜匪不除有多少百姓受害。」

自家妹子這腦子……怎麼盡往旁門左道想，這些年受到太多壓迫而改變了嗎？單七鶴一時適應不了妹妹的轉變，可是又心疼她被單家人合起來欺侮，覺得妹妹是受過太多傷害而不得不改變，自己又怎麼能怪她？再說，和皇甫天絕那逆天妖孽一比，自個兒妹妹單純可愛多了。

「說得好，為民除害！皇甫哥哥我難得做件好事，這些全給你了，你說話哥哥聽得順心。」貪財就貪財嘛！有什麼不好說出口，像小九這樣的他欣賞，比起那些個遮遮掩掩又處心積慮想謀奪的偽君子，小九可說是光明磊落。

「謝謝皇甫哥哥，你真好。」單九淨笑眼眯眯，尋思著到了下個城鎮得多買幾輛馬車備著，後頭肯定還能為民除害得到不少好東西。

「嗯！小九一笑，哥哥就舒坦了……」小九的笑像燭光，給人微暖、家的感覺。

「什麼哥哥不哥哥的，我才是小九的親哥。皇甫，你別帶壞我家小九。」正牌哥哥吃味了，跳出來捍衛兄權。

皇甫天絕輕哼，覺得他顛倒黑白，「有些人天生就壞，不需要人教就一肚子壞水。」比如他家的小阿九。

單七鶴點頭，頗為贊同，「對，就是你，心是黑的，從頭到腳壞透了，沒一根好骨。」

皇甫天絕橫睨一眼，「有人眼睛瞎了就得找大夫醫治醫治，別做睜眼瞎徒增笑柄。」

單七鶴諷刺回去，「放心，我百步穿楊，絕不會把你當成野鹿給射了。」這小子人品不端是事實，還怕人說？

「單小七，我原諒你的沒腦子。」人蠢沒藥醫。

「你說什麼……」單七鶴臉一沉。

「我說……」皇甫天絕扯扯嘴角，一臉不屑。

「兩位哥哥都別說了，聽小九一言，反正閒著也是閒著，我們不妨為百姓做點事，再往北邊走肯定有更多的土匪寨子，與其打嘴仗，你們不如比比看誰殺得土匪最多。」單九淨兩眼亮晶晶，一派單純。

又在算計人了，偏偏單小七那個傻哥哥，還認為小阿九是張白紙。

「好呀！正好手癢，切幾顆人頭瓜試試刀口利不利。」

皇甫天絕說了這麼一句，不禁又想，自己就不傻嗎？想想又不對，明知是坑也往下跳，他難道比傻哥哥更傻？

「小九，不許胡鬧，我們還要趕路。」希望在下雪之前能趕到，不然小九那身子哪受得了。

「哥哥……」她水濛濛的眼兒一眨。

看到妹妹的一臉懇求，單七鶴心軟成一片，退讓了幾步，「有遇上就剿，不刻意去尋，還有妳得待在馬車裡，不可下車。」

「嗯！都聽哥哥的。」她一副乖巧無比，軟糯好妹子的樣子。

「那我呢？」皇甫天絕也來爭寵。

「皇甫哥哥也是好人，大大的好人。」她好話不嫌多，一籬筐、一籬筐往外扔，把人哄得開心。

「哼！你更喜歡黃白俗物吧！小財迷。」

面對皇甫天絕的取笑，單九淨像隻偷吃松果的小倉鼠直點頭，讓皇甫天絕好笑不已。

第三章 同居生活

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，趕在十一月中旬，一行人終於進入石頭築牆的邊城之一，健康。

這裡距離更北邊的軍營約五十里路，半日光景左右就能到達，來來回回很方便，城裡也有酒樓和藥鋪、成衣鋪子……大大小小的鋪子，就是人不多，看起來不怎麼熱鬧。

單七鶴在健康城有座三進宅子，在城中央，靠近最熱鬧的街道，後門一開往東走有個集市，能買到肉食和少許蔬果，以及一些民生用品。從京城出發是幾十輛車，八百多人，一路「打家劫舍」後，車輛總數高達一百五十輛，人數增至近一千五百多名。

為何？

因為有些是身手不錯的土匪，殺了可惜，不如拉到邊城來殺敵，以補其過；有些是被土匪捉上山，被逼落草為寇的過路人，雖然出於無奈卻也有行搶、殺人之實，因此死罪難免、活罪難逃，因此來敲磚搬石，修補城牆。

不過最開心的當數收穫滿倉的單九淨，新增的車輛全是無本生意……呃！是行俠仗義收繳來的金銀珠寶、一些古玩和信錢皮毛、藥材，甚至還搜出不少糧食和棉花。

只是她很快就欲哭無淚了，哥哥的三進宅子是不小，但是要儲存這些東西還真不夠用，更別說宅子裡人手不足，只有陳叔一家四口人負責看家——陳嬸負責廚房，陳叔看門兼趕車，小兒子十來歲，幫忙打打雜，女兒打理房舍、灑掃庭院，哪來的人可以看守這麼多的值錢東西？若請了衛國公府府兵加哥哥的親衛，就變成住不下了。

「呵呵呵，貪心了吧！」個小胃口大，饕餮般無所不吞，這下子噎住了吧。

聽著一旁皇甫天絕幸災樂禍的聲音，單九淨秀眉一豎，「哥哥，你把一半的馬車拉去軍營，當我給守疆將士加菜。」

單七鶴尚未開口，不識相的聲音又一陣搶白。

「喲！是不是心如刀割？」

單九淨不禁扁嘴，她的心是已經在滴血了。

她以為能狠撈一筆，結果是為人作嫁，哥哥的宅子不中用呀，一百五十輛馬車的東西根本放不下，她再不捨也要忍痛割捨，不然沒地方擱置。

就當是給哥哥做人情，餵飽他手底下的兵，收買人心，土匪窩裡的糧食夠吃一個月吧！

她算一個月是只供給一個營區四萬名，若是三個營區，十天就沒了，糧食的短缺

一向是邊城軍士最苦惱的事。

「哥哥，你趕快拉走吧！不要再讓我看到，我要哭了。」單九淨眼眶濕潤，懊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銀子從眼前飛走。

「是呀！快走快走，多看一眼多一分傷心，瞧瞧一路上我們小九多盡心盡力的搖旗吶喊，結果喊破喉嚨還是白費神，如今只能眼看著他的祖宗們離他遠去。」眼界小、見識少，人小心也小，一點點東西就讓這小子戀戀不捨了。

單九淨不禁瞪他，「皇甫哥哥，你很不厚道。」一直在落井下石。

終於有機會摸頭的皇甫天絕往她頭上重重一按，「回京後我庫房裡的東西隨你挑，能搬多少是多少，別一副小家子氣的模樣了。」

「別按，我會長不高。」這人力氣這麼大，她的天鵝頸肯定壓沉了一寸。

「長不高就長不高，個子小小的也挺逗趣的。」他故意一壓，小傢伙腰彎了。

「哥哥救命，皇甫哥哥要謀財害命。」她是女的、女的，不是皮實的臭小子，他真當她是小弟呀！

正在整頓軍容，準備回營的單七鶴一聽見妹妹的呼救，三步併兩步的衝了過來，怒目撥開皇甫天絕的手。

「我家小九瘦得像柴火，你就不能好心點放過她嗎？去去去，找別的樂子去，她禁不起你如山重的手勁。」這皇甫也真奇怪，那麼多人想求他一顧，他偏偏愛跟和他相差五歲的小九鬧，兩人看似還頗合得來。

「哥哥，這話很傷人。」她是瘦，但好歹也長些肉了，拿她和乾枯的木柴比，她是該哭還是該笑？

看著一馬平川的胸口，單九淨自我安慰，這具身軀還小，尚未發育，再過兩年來了癸水便會抽條，小樹苗長成大樹，她多用青木瓜燉排骨，幾年後也能前凸後翹、細腰豐臀。

單七鶴撓撓臉，「呃！我是說你還會長大，等大了就不怕壓……」不對，這句話有點怪怪的，似乎不太好。

哥呀！妹妹和你有多大的仇恨，居然讓你妹任人壓，你真是好哥哥呀！

單九淨板著臉說：「哥哥，少話少招禍。」

「我說錯了？」他撓頭。

「當然是錯了，不管我多大都不能讓人壓頭，若是把我的頭壓扁了，日後變醜了，你怎麼向死去的爹娘交代。」她得找面銅鏡瞧瞧自己是否面目全非了，連她親哥都忘了她是妹妹，而非弟弟，可以粗魯對待！或者該怪她扮得小少年太出色，無懈可擊，沒人看出異樣？

單七鶴一聽，臉色微變，「皇甫，你聽見了沒，從今爾後不許隨意壓小九的頭，她是我們一家人的心肝寶貝。」

覺得吵的皇甫天絕以小指掏掏耳朵，再輕彈小指。「囉嗦，有軍務在身還不趕快回去，延誤軍機先打二十大板，你出來也夠久了，小心你的血狼軍有異變。」

皇家那一攤爛事一時半刻也釐不清，皇子們一個個大了，也逐漸露出野心，開始佈局，爭權奪利了。

皇后那一派，以東方承為主，支持三皇子，三皇子是嫡出正統，本就有天然優勢，又有文官那邊的支持，欠缺的只有兵權。

然而皇上更看重皇貴妃所出的四皇子，本朝嫡庶長幼與立儲無關，皇上也不是嫡出，生母的位階並不高，加上四皇子背後的衛國公府有兵權，鹿死誰手還未可知。單七鶴雖然一根筋，但對於旁人的提醒還是聽得懂的，只是……

他憂心地看了眼單九淨，「小九……」他放不下的唯有這妹妹。

皇甫天絕一拍他肩膀，「有我看著，不會有事。」他是渾了點，有些恣意妄為，有點眼高於頂，但不至於不知輕重。

單七鶴猶豫了一下，而後苦笑，「我是怕你欺負她。打從看過單家人怎麼折磨她，我是見風就怕，誰也不信任，唯恐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她又蜷著身子，倒在地上任人潑水任人踢……」一想到曾經目睹的一切，他聲音哽咽。

「他們還敢潑他水踢他？」皇甫天絕目光森冷，散發出森森寒氣。

他才十五歲，卻有著叫人畏懼的氣勢，彷彿他便是擎天巨刀，一劈山河，再劈萬里江山，三劈日月星辰，怎麼看都不是個普通的紈褲。

熟悉他的人都會感慨，皇甫天絕若是加入軍中，必然又是一員大將。

可惜皇甫家手握的兵力令人側目，若是再出一名掌兵的將領，光擁兵自重這一條就足以全族覆滅，雖說如今有皇帝信重，皇甫家仍須謹慎，他也只能被埋沒。

「好了，哥哥，都過去了，以後我們會過得更好，氣死他們。」單九淨不希望加深仇恨，四房已由本家分出，和長房已是兩家人，兩家過得好與壞並不相干，徹底剝離。

「嗯！氣死他們，這次我們把鋪子的貨全部搬光，鋪子又悉數出租，大伯父、大伯母鐵定要賠不少……」一想到兩人為銀子發愁，東借西湊填平損失，他心情好了許多。

忠勇侯豈止是忙得焦頭爛額，還被逼債到走投無路。

以前把四房的鋪子當成自己的，他們可是進了不少貨，大半的貨款尚未付清，打算用賺進來的銀兩付清尾款，但如今銀子沒了，貨也沒了，鋪子又被轉手租出，沒收到尾款的商家紛紛上門索討，一家、兩家還得清，一口氣二十餘家哪吃得消？他們的現銀也不多，接下來還要過日子，所以只能躲在府裡足不出戶，日日咒罵四房兄妹沒良心，捲款潛逃不留人一條生路。

「哥哥，你要想他們先前吃掉我們多少銀兩，整整三年，你有收到一錢半兩的銀子嗎？他們吃的、用的，花的全是我們的，現在拿回來的，我還嫌不夠呢！」

「對，哥哥還是想少了，他們活該被人追討，我不同情，日後他們是他們，我們是我們，哥哥照顧妳，給妳找個好人家……」

「找個好人家？」這話聽來有點古怪……皇甫天絕面色有異。

「不管嫁娶，當然都要找個好人家，難道相中吃喝嫖賭玩樣樣精的五毒人家？嫁娶要看對方的爹娘，若有一個染有惡習，這是結親還是結仇？」單九淨三言兩語便將話頭轉圓了，聽不出異樣，扭頭她又催促哥哥，「好了，哥哥，你真該走了，等你把事情安排好我再過去找你，有皇甫哥哥這尊惡神在，沒人敢找我麻煩。」

被稱為「惡神」的皇甫天絕冷冷一哼，倒沒擺出臭臉說兩句戳人心窩的酸言酸語。

「嗯！那我走了，銀子在妳身上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不用省，咱們是大戶。」單七鶴指的是剿匪加從京裡帶來的那些，怕有十幾萬兩吧！

單九淨用力點頭，「好。」

單七鶴走得依依不捨，三步一回頭，他還真不放心將妹妹交給作風隨興的皇甫天絕，這人最擅長惹禍，沒一刻安分，那張臉更是麻煩，哪裡都有桃花債，他一出門，女子往往蜂擁而至。

不過擔心歸擔心，軍務為重，他還是得先回營做一番準備，才好接妹妹入營，她的女兒身不能曝露。

眼看著單七鶴和親衛們的身影消失，皇甫天絕誇張地吁了口氣。

「礙眼的傢伙終於走了。」再叨唸不休他耳朵都要長繭。

「你說的那個礙眼的傢伙是我親哥。」會不會說話呀，在別人面前說人家哥哥壞話，有沒有一點禮貌？這人唯一值得誇耀的怕是只有武力值。

皇甫天絕斜眉一挑，「你先想想要怎麼把這幾十車的東西弄進去，這宅子實在太小了，我家的池塘都比它大。」

「你們是超品國公府，皇上的第二座行宮，我們拿什麼跟你比，有個小角落蝸居就已經不錯了，人貴有自知之明。」她語氣有點潑的刺上兩句。

「牙尖嘴利。」

皇上的確常落腳衛國公府，一年數回，因此外界常戲稱衛國公府是皇上的行宮，不過也為了讓皇上住得好，裡裡外外做了一番修整，在不超出規制的範圍修到盡善盡美，亭臺樓閣、花園水榭、假山水池應有盡有。

「牙尖嘴利也沒用，你皮厚，咬不動。」她搖頭嘆氣，故作勢弱。

「哼！敢暗暗諷刺我，膽兒肥了。」他是懶得計較，不然先拿這隻小猴子開刀。說起來也是奇怪，從京城到邊城，這小子沒少吃一頓，而且還頓頓補品伺候，可是不知是長途遠行的疲累，還是身子損壞太過，他長肉的速度著實叫人憂心，到如今也只比皮包骨好一點，小臉還是尖尖的，好似風一吹就會倒。

難怪他哥哥要擔心了，十歲的弟弟如同七歲小童，個矮皮皺骨伶仃，讓人一看就心疼。

單九淨不知道皇甫天絕在想什麼，一甩頭嘻嘻哈哈的跑上臺階，一腳跨在門內，一腳踩在門檻上，大有「我是山大王」的喜感。

「讓你的人卸貨吧！糧食、乾貨放一進院，綢緞、藥材、皮毛、香料等放二進院，金銀財寶當然放三進院，我自個兒看管著。」

「放得下嗎？」他嘲諷。

她面上一紅，有些不確定，「先放了再說，見有空屋就搬進去，若是放不下了便往廊下堆，再不濟擱院子裡。」

「好安排。」他取笑。

單九淨雙手一揉腰，十足小管家婆的姿態，「皇甫哥哥別在一旁看熱鬧，等把東西卸下來後，那些雜草野樹清一清，曬乾了當柴火用，還有我要挖一個地窖，你

得幫我。」

「連我都使喚上了？」這小傢伙膽子比天大，不過這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性子和他很合，簡直是小時候的他。

她嘴甜的一捧，「那是皇甫哥哥疼我，小九記在心裡。」

「呔！就你心眼多，以後敢再算計我，小心我擰下你腦袋瓜子。」他指的是一路剿匪之事，他半點甜頭也沒撈著，倒是砍了不少人，好處全落在單九淨頭上。皇甫天絕口頭上數落到不行，好像很嫌棄似，可是一轉身便嘴角揚高，吩咐一百五十人卸貨、一百五十人除草砍樹、兩百人挖土造窖。

說實在的，讓他們做這些活計真有點大才小用，委屈了這些上得了沙場，下得了殺賊的府兵，他們拿的是刀劍而不是斧頭、鋤頭。

若是國公爺在此，肯定會大罵幾句敗家子，拿起紅纓長槍追打兒子，父子倆大戰三百回合，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直到精疲力盡，兩人都倒下為止。

不過人多就是好，做什麼都快，幾十輛馬車的貨物不到一個時辰就卸完了，還整齊排放在屋子裡，真有放不下的就堆在院子裡，臨時搭了棚子遮擋風沙雨雪。等第一顆星子剛剛升起，地窖已具雛形，他們還多挖了三個密室，只要裝上暗門就行，把單九淨樂得笑露八顆牙，直呼這些府兵真上道。

人家出力為她幹活，她也不好太虧待人，找了間飯館蒸上兩、三千顆大饅頭，一人四、五顆巴掌大的饅頭總管飽，再切上莊子帶來的臘肉和青蔥炒一大盆，燻鴨、燻雞蒸熟了也是一道菜，煮一大鍋豆腐蛋花湯。

事急從簡，初來乍到她也不曉得上哪買菜，手邊亦無得用的人手，先將就吧！等她把邊城四周摸熟了，說不定還能有一番大作為，看似貧瘠的西北其實潛藏著豐富資源，只是這年代的人不知道，把日子越過越窮。

真正的寶在山上、在地下、在無窮無盡的知識裡，她比別人佔便宜的是多讀十多年的書，她由書本中、網路裡知曉更多的事，這些都能用在生活上。

單九淨忙完了，坐下來吃飯，一邊吃一邊跟皇甫天絕說話，「哥哥說城東有個軍備區，你的人可以暫時借住那邊的營區，在內城比較安穩。」城外常會遇上蠻族打游擊，二、三十人一波搶了就跑，等巡邏隊到了人早就跑遠了，根本追不上。

「嗯！留五十人在這邊守著，其他人過去。」這間破宅子太逼仄，連個園子也沒有，院子小得走兩步就碰壁，皇甫天絕是真嫌棄，住慣了寬敞又大氣的衛國公府，這個三進院他看不上。

「他們睡哪裡呀！」單九淨看了看堆滿東西的屋子，一瞬間愣住了，她好像，似乎……問錯問題了，她連自己要睡哪都不知道。

「你該想想的是我們住哪兒，人太貪心沒啥好下場。」他勾唇嘲笑，一副「大爺就是要吃你的、住你的，不把大爺安排妥妥當當，大爺壓死你」的張狂樣。

「這……」她真的頭大了，真請了尊佛來自找苦吃。

目光焦急地來回梭巡，驀地，她笑了。

「皇甫哥哥，那邊剛除好草的空地正好搭帳篷，等地窖裡的土夯實了，能擱東西了，我便把些糧食乾貨移進去，空出來的屋子讓幾位哥哥們入住。」她說得無比

誠懇，幾乎帶了點諂媚，沒辦法，求人時腰桿子要放低。

「小九，你腦子倒是轉得快，連這點也用上了。」皇甫天絕聽得好笑，倒是不反對。

「如果你能在離開前再幫我蓋上一間兩層樓的屋子，那我真要感激不盡了。」她指指地窖上方空了的一塊地。

他嗤笑，「小九呀小九，莫非你是守財奴投胎，非要自己守著金山銀山才安心？」單九淨卻是一本正經，「這是其一，在我的屋子下方造一樓梯，方便我上下，另外我希望挖一條地道直通城外……」

聞言，皇甫天絕面上的冷笑一凝，多了寒肅。

「有備無患嘛，但願我待在健康城的時日不會用上。」沒人能料得到萬一，她這人比較惜命，未雨綢繆。

皇甫天絕俊美的臉龐微微浮起一抹淺笑，「別人說我像妖孽，如今我把這句話送給你，不過……當地道真有用上的一天，你以為你大哥還有命在嗎？」

城破百姓亡，血狼軍身先士卒，他們豈會棄城逃生，唯有一死以護身後的百姓。

「凡事沒有絕對，也許我哥福大命大，還能等到我去救他……不然你當我貪生怕死吧！」人，不能自絕生路，留一條退路有什麼不好。

皇甫天絕目中閃了閃幽光，「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，沒人想要死。我會在邊城多待一段時日，看看北方的蠻人有多凶殘。」

「你不走了？」她瞬間愁容滿面。

「不走了。」才剛到就趕人，真是過河折橋。

單九淨愁眉苦臉的說道：「我可養不起五百人。」

他一聽，氣笑了，對著單九淨額頭一彈指，「好呀！把我的人利用完就想一腳踢開，你真對得起我。」

「人太多……」會把她吃窮。

「那些馬車起碼三成裝的是糧食，吃到明年開春還有剩餘……」他算過了，絕對夠用。

「什麼，你要待到明年開春？」嗚！她錯了，不該貪一時之便引狼入室，她悔之晚矣！請神容易送神難。

「你很不滿？」他冷冷揚唇。

「可是開春後我要買人、買地，這些糧食最多撐到秋收，要是京城那邊的莊子沒送糧來，我就要挨餓了……」她不確定邊城的糧食種不種得起來，必須囤糧以防意外。

看她可憐兮兮又一臉惶恐的樣子，氣到腦門發熱的皇甫天絕又瞬間冷靜下來，他發現一遇到小九，他就有被吃定的感覺。

「不許哭喪著臉，多大的事兒，值得你這小鬼發愁，我讓人從江南米鄉運一萬石米來，養不肥你我不姓皇甫。」

啊！好像玩大了，她會不會遭雷劈？

如果她是易瘦體質，怎麼吃都不胖，他要改姓什麼。

單九淨不厚道的在心底笑開了。

西北的風，真冷。

時節由十一月進入十二月初，綿綿不斷的小雪下了十來天，雪不大，太陽一出就化了，還不到兩寸高，就是煩人。

皇甫天絕的府兵實在太好用了，簡直是全才，不到十天功夫打好地基、砌好牆、上梁、鋪瓦、粉刷、上漆，同樣的屋子蓋了兩間，一間在隔壁，嫌地小的世子爺把毗鄰五戶人家的屋子出三倍價錢給買了，舊屋拆除蓋新屋，還弄了個他不甚滿意的花園和池塘。

他還是嫌逼仄，小得沒法伸腿，可是在單九淨看來太寬闊了，幾乎有忠勇侯府一半大。

不過她太怕冷了，穿上厚厚的衣物仍冷得發顫，死也不肯踏出燒地龍和火牆的屋子，她擔心凍成人形冰柱。

原本單七鶴要接妹妹到軍營同住，他準備了一間單人的石頭屋給她獨住，可是一看她一出屋面色便發青，加上屋內的地龍十分暖和，寵妹如命的他捨不得妹妹受苦，便改了主意趁著皇甫天絕還在邊城這段時日，讓她住在城裡的宅子裡，等天氣轉暖了再搬進營區。

單九淨覺得這個安排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皇甫天絕，如果這個人不住家裡就更好了，這樣她就能避免每天被他吵……

「小九，你這隻烏龜要龜縮到什麼時候？你當你是小姑娘，躲在繡閣裡穿針繡花不成……」沒有理由的，皇甫天絕特別愛鬧單九淨，凡事少了她總覺得沒什麼趣事，非把人拉出來陪自己。

「我冬眠了，明年請早。」沒聽見外面呼嘯而過的北風嗎？這些人都瘋了，零下的氣溫還在屋外瘋跑。

「雪停了，出來。」他低喊。

「不要。」她有骨氣，該反抗的時候定反抗。

「我不接受不要。」單家的孩子不能嬌慣，以後還得習武，走上武將之路。

相處多時，單九淨還是太瘦小了，西北苦寒，怎麼也養不胖，且她為求方便，並未換回女童裝扮，沒想太多的皇甫天絕還是把她當男孩看待，從未發覺自己搞錯了。

「皇甫哥哥，我太瘦了，沒有肉能禦寒，我會凍死。」

「不會，有我在。」跟瘦不瘦有什麼關係，街上一群孩子在滑冰，就小九矜貴，人太懶散找藉口推拖。

你又不是太陽公公，能給我溫暖。

單九淨在心裡嫌棄，「我睡了，養膘，不想害皇甫哥哥改姓。」

他一窒，面色微沉，「小九，要我親自去抓你嗎？」

小小身子僵了一下，翻過身用棉被蓋住頭，聲音悶悶地說：「慢走，不送，小心

路滑。」

皇甫天絕抬頭望天，再勉強地壓下火氣，打他會走路開始，還沒人敢對他說「不」！玉指修長，美若羊脂白玉，他輕輕一揚掌，手心向外一送內勁，一陣無形的冷風悄然而至，砰地一聲，一扇門被劈開。

「咦！好大的風……」該叫陳叔修修門，修得牢固些。

「小九，起床。」

一道背光的身影立於門口，冷風一陣一陣的吹入。

「呼！好冷，快關門，我要結冰了……」天呀！這是什麼鬼天氣，有零下十度吧！叫人怎麼活？

其實沒她想像中的冷，約零下一、兩度而已，下了雪反而不冷，是她在暖和的屋裡待久了，兩邊的溫差大，她才覺得屋外超冷，冰雪怪物等著吃掉她。

「等結了冰我把你放在火上烤，哥哥我這輩子還沒吃過人肉。」皇甫天絕大步往前走，將捲在被子裡的小人兒連人帶被的往肩上一扛。

「啊——皇甫哥哥，你要幹什麼……」哇！一張口就吃到冷風，嘴唇和喉嚨都快凍住了。

「上山打獵。」

天氣一冷，她腦子也僵硬了，說了一句傻話，「健康城內沒有山，放我回去爬枕頭山。」

「城外有。」小九變傻的樣子還挺可愛的。

她一頓，把頸子往裡縮，「太冷。」

「我打下的獵物皮毛都給你如何，夠你做幾件禦寒的衣物和氈帽。」老躲在屋裡像什麼樣，接下來的一、兩個月只會越來越冷，難道他都要不出門嗎？

「真的？」她有些心動，兩眼睜得圓溜溜，活似那雪兔的眼，清澄嬌憨，帶點不解人事的傻氣。

沒在這麼寒冷的北方待過，單九淨在各方面都顯得遲緩些，反應慢，動作慢，就像冬眠中剛被找出的小熊，還有點神智不清，不知道春天到底來了沒。

可是就這憨頭憨腦的樣子惹人憐愛，讓向來不與人親近，斜眼睨人的皇甫天絕目光一柔，想養在身邊當「寵物」，給她穿上一身毛茸茸的衣物，揉揉她的頭。

「當我的眼界和你一樣狹隘，幾件皮毛就能放在眼裡。」敢懷疑他的話，該打。隔著被子，皇甫天絕不輕不重的往肩膀上的人拍打一下，年僅十五的他還是好玩的年紀，絲毫不知一掌打在人家小姑娘的臀上，怔了一下的單九淨面上潮紅，惱怒地猛踢瘦竹般的小腳，可惜那點力氣像在搔癢似，習武多年的皇甫天絕根本感受不到，只叫她別亂動，摔了別喊疼。

「你……你放我下來，我自己走。」當她是米袋嗎？扛著走毫不費力，她也要面子行不行。

「你確定？」他的話語中帶點笑意。

年紀大的孩子總是喜歡欺負年紀小的孩子，連自己弟弟都不太理會的皇甫天絕不知為何特別看單九淨順眼，不逗弄兩下就不舒坦，小小欺壓一下，看她小嘴微噘

的氣惱樣就想笑，偏偏她又無力抵抗，任他擺佈，看得他打心底開心。

「非常確定。」裹著棉被的她還沒察覺哪裡不對，就是冷，小臉凍得兩腮發紅，很有喜感。

「好，站穩了。」皇甫天絕眼中閃過一絲戲謔。

「當然要站穩，不然跌倒了多冷……啊——好冰、好冰，我沒穿鞋……」腳一碰地，冷意從腳底直穿腦門，被凍得哇哇大叫的單九淨反應可快了，小貓似地往身後的少年身上爬，半掛半抱的纏在他身上。

兩人一個只覺好笑，一個驚慌不已，全然沒意識到男女之別，皇甫天絕把小九兒當小弟看待，玩得順手，暫時沒打算放過；單九淨視皇甫天絕為工具人，好使喚又耐用，還是視金錢如糞土的土豪，跟在他身邊能撿漏，餵飽小荷包。

真的是一個願打、一個願挨，兩個自以為精明的傻蛋，各取所需又臭味相投。

「小九，難看。」活像猴子攀樹，死捉不放。

「抱我，我冷。」這人真壞，明知她光著腳丫子還故意放她下來，她記他小本子。皇甫天絕笑著將人提高，「還冬不冬眠呀？」

「該冬眠時就冬眠，人不能和天氣對抗……」她節操比天高，絕不向惡勢力低頭。

「嗯！你說什麼？」他作勢要將她往雪融處一丟。

喝！什麼節操、什麼骨氣，一下全嚇走了，單九淨忘了自己前世紀已二十有七「高齡」，連忙抱緊俊少年頸項，「我說人又不是熊，幹麼冬眠，太頹廢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看著在頭邊蹭呀蹭的小腦袋，他心情愉悅的改提為抱，若是皇甫家的人看到他此時的神情，肯定嚇到跌坐在地，反常、反常、太反常了，天要變了。單九淨擠出皺巴巴的笑臉，小嘴抹了塞地直捧他，「打獵去，我給皇甫哥哥提箭袋，你左打猛虎右殺狼，一腳踢碎蛟龍頭蓋骨，再給小九割幾隻熊掌，咱們去大開殺戒，把天上飛的、地上跑的，水裡游的一網打盡。」

嘴角一彎，他裝嚴肅，「還大開殺戒呢！你就兩隻手，能提多少獵物，一隻小羔羊就能壓得你爬不起來。」

說到小羔羊，廚房那邊傳來羊的叫聲，單九淨有點納悶，哪來的羊，她不記得家裡有養羊。

「你哥讓人從軍營給你送來的，他們去巡防時在黑水河邊捉了十幾隻，讓你燉羊肉湯吃，補補身。」

「嗯！哥哥疼我。」有熱湯喝了，還能大口吃肉，老吃醃肉、燻雞都快吃膩了，越過年節菜蔬少得叫人絕望，她覺得自己都快像塊燻肉了，掛在簷下風乾。

「我不疼你？」皇甫天絕有較勁意味。

「疼，可是若能讓我穿上鞋子那就更好了。」她露出渴望的眼神，眨巴眨巴的賣萌，仗著孩子幼小身軀賣萌太可恥，可她別無他法。

「少裝出一副可憐相，好像我虐待你似，哥哥我是正人君子。」一說完，他抱著人往屋裡走。

嗟！什麼正人君子，分明是小人得志。

被擺到椅子上，心裡剛啐完一口的單九淨忽地驚住了，兩眼睜得又大又圓，有種

被雷劈到的感覺，他……他在做什麼？

「腳真小。」還沒他手掌心大。

「皇……皇甫哥哥，我自己來，你別費心……」她驚到結巴，差點咬到舌頭。

「別動。」他一喝。

「我沒動。」她都快哭了，腳在人家手上，她真的一動也不敢亂動，萬一他凶性大發，像扭斷土匪脖子一樣將她腳踝折了，那才叫痛。

可是看他像變態一般地在她玉白小腳上摸來摸去，又輕輕地幫她穿上縫了好幾層細布的兔毛邊短靴，她心中很驚惶，讓皇上的小舅子跪在腳邊給她穿鞋會不會被雷劈呀！

哎呀！心慌慌。

Crescent Family